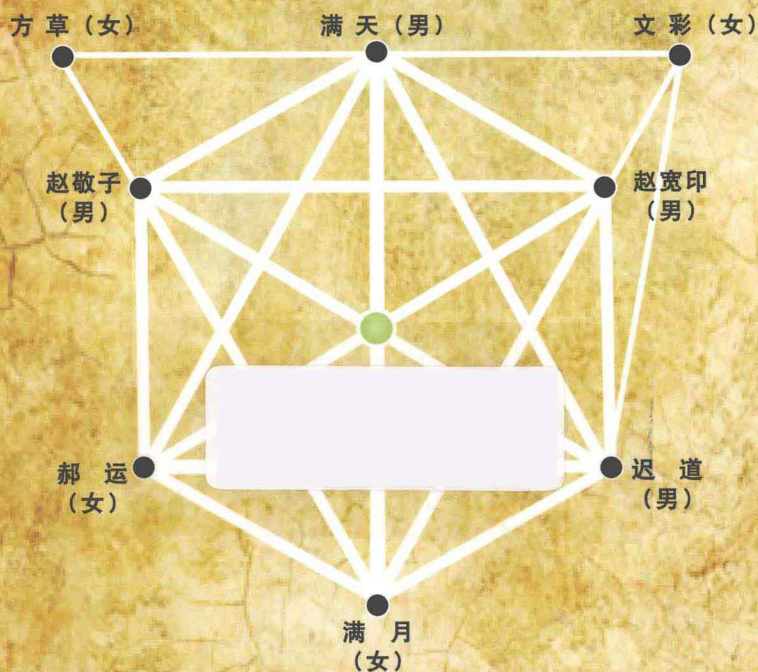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

老同学

陈沸湃 曾丽娟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老同学

陈沸湃 曾丽娟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同学 / 陈沸湃 曾丽娟著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143-1875-3

I. ①老… II. ①陈… ②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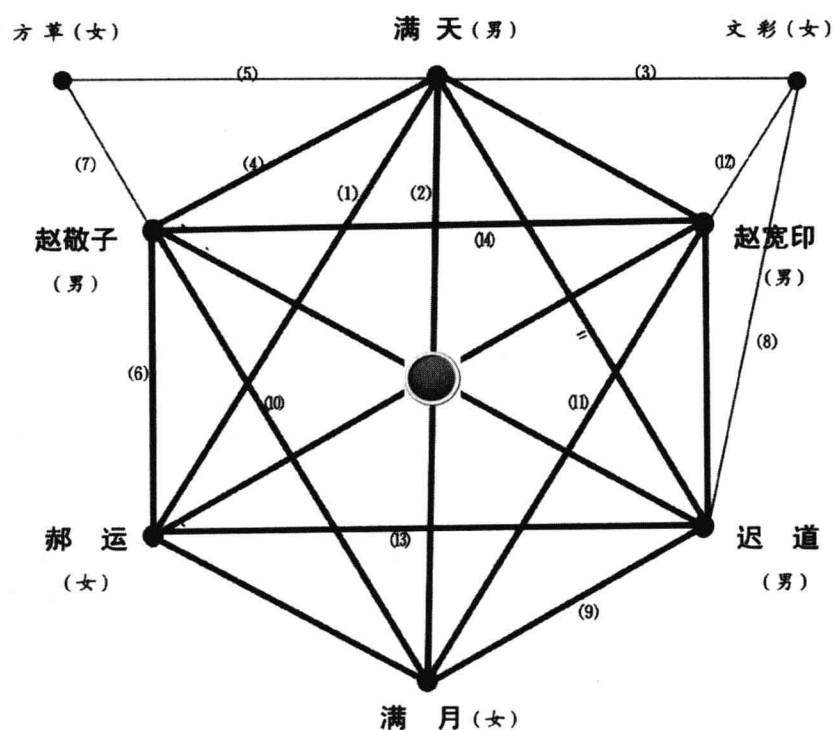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8741号

老同学

作 者	陈沸湃 曾丽娟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固安华明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20
版 次	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1875-3
定 价	33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《老同学》人物脉络图



注：六角星顶角的六人，互相为高中同一个班的同学。
所有粗线条关系为同学关系。

老同学

- (1)、满天和郝运：小学中学同学。满天当江河市教育局副局长时给郝运介绍过工程，被郝运前夫赵敬子误认为有不正常男女关系。在南城，他们间感情的发展，始终牵人心魂！
- (2)、满天和满月：小学中学同学。满天从小由满月的父母亲收养。他们间的关系充满着爱恨情仇。在南城，他们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发展得扣人心弦！
- (3)、满天和文彩：非同学关系。满天刚来南城时，文彩救了他。两人成了好友，后来文彩投资，和满天合作办学。旁人总认为他们间将会发生一些使人感兴趣的故事！
- (4)、满天和赵敬子：中学同学。当年赵敬子误认为满天和妻子郝运关系暧昧。满天到南城后，赵敬子又认为满天抢夺他心爱的女朋友，因此对满天怀恨在心。后来，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出人意料！
- (5)、满天和方草：非同学关系。满天到南城后，方草招聘满天，后来满天阴差阳错地招聘方草。他们的关系不但引起赵敬子怀疑，也引起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！
- (6)、郝运和赵敬子：中学同学。曾是夫妻，来南城前离婚。但是，他们在南城依然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。
- (7)、赵敬子和方草：非同学关系。他们间的关系起伏性最大，其结局不免令人追问！
- (8)、迟道和文彩：非同学关系。文彩给迟道的人生写了重重的一笔，这一笔是什么色彩？谁都无法揣摩！
- (9)、迟道和满月：中学同学。他们间的关系最曲折，自始至终发展得扑朔迷离！
- (10)、赵敬子和满月：中学同学。满月企图利用赵敬子，是否达到目的？这里的故事颇有刺激性！
- (11)、赵宽印和满月：中学同学。曾经是夫妻关系，赵宽印到南城后，满月找到他，开口就提出要一百万，此事如何了结？结果耐人寻味！
- (12)、赵宽印和文彩：非同学关系却有着非一般的结局。
- (13)、郝运和迟道：中学同学。在南城，迟道拼命追求郝运，谁想到，半路杀出程咬金！
- (14)、赵敬子和赵宽印：中学同学，堂兄弟，赵宽印是赵敬子的哥。为了钱，他们闹出了一点小插曲。

第一章

1

初秋。黑夜。南城市。狂风粗暴地对这座美丽的城市使着扫堂腿,闪电炸雷疯狂地劈着她的头顶,滂沱大雨猛烈地袭击着她那秀美的身躯。此时,偎依在她怀抱里的树木经不住这番打击,纷纷弯腰甚至匍匐在地上,祈祷着这场台风尽快过去……

郊外北环路上。一辆破烂不堪的面包车顶风冒雨,晃晃悠悠地行驶着。忽然,它在一偏僻处戛然停下,车门随着“呼啦”一声迅速打开,只见长着圆圆大脑袋的矮胖子和长得像瘦猴的小个子先后跳下车,他们迅速伸手,从车里拽下一个人。这人的双手被反绑着,嘴上缠着透明胶带,眼睛还被布蒙上。他刚被摔在地上,车内的司机便伸着长颈鹿一样的脖子,冲着圆大头和瘦猴喊:“还磨蹭个球?奶奶的,随便扔了,拉球儿子倒!”圆大头和瘦猴急忙将那人拖到路旁,扔下后,头也不回地跳上车。面包车随即急速逃离。

暴风雨无情地抽打着这个被扔在路旁的人。他先是昏迷,一动不动,后因雨水冲袭和炸雷闪电刺激,不久就醒来了。他蠕动着,在肩膀上费劲地蹭掉蒙眼布,然后顽强地用肩膀和腿脚挣扎着向路中爬去,然而,他实在是体力不支,很快又晕了过去,倒在公路中间。

遭受这灭顶之灾的倒霉蛋儿就是满天!其实,原来他在老家江河市,年纪轻轻就当过中学校长,也当过市教育局的副局长,是个风光的主儿呢。然而,因为给女同学郝运介绍基建工程,这工程施工中砸死了学生,使得他这介绍人受到牵连,他从此感觉在官场混得很憋气,所以辞职做生意。此后几年,他便是喝口凉水都塞牙,放屁也老砸脚后跟,干什么都不走运。听人说南城是天堂,于是下定决心,过来闯闯。可哪知,他刚进这天

老同学

堂,工作没找着,竟因找工作,遇到了这伙歹人敲诈勒索,差点进了地狱!

2

这时,一辆别克车搏击暴风雨,朝满天的方向开来。小车内,二十五六岁、英俊潇洒的文豪边开车,边哼着小调。副驾驶位置坐着他的姐姐文彩,姐姐不时提醒着弟弟小心开车。文豪身子向前倾着,眼睛不眨地探视着前面的路,他故作轻松地回答:“看你紧张的,我又不是第一次在台风里开车了。放心吧!”话音刚落,他忽然急转方向盘,车子在公路上划了一道大弧线,车轮在风雨中尖锐地发出一声长啸,陡然停下。文彩惊恐地用眼睛询问弟弟。文豪果断地说:“人!快下车!”两人二话没说,急忙撑伞下车,跑到昏迷的满天身边。满天本来得了重感冒,一直高烧未退,现在,由于雨水的浸泡,他病情加重,此刻仍是昏迷不醒。文豪一手托着满天的脑袋,一手拍打着他的脸,喊道:“唉,醒醒!快醒醒!”满天眼睛跳动了一下,微微张了一下嘴,没有发出一丝声音,又昏迷了过去。文豪抬头冲文彩说道:“还活着!”文彩示意弟弟:“赶快抱上车!报警!送医院!”

3

两姐弟很快将满天送到了市人民医院。经过一晚的抢救,满天很快脱离危险。第二天,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满天还在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,一男一女年轻人和两个干警推门进了房间,也许是美女更吸引男人的眼球,满天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一眼这美女,发现她三十来岁,身材高挑,肌肤丰润,秀发披肩,俊眉秀眼,齿如瓠犀,眉宇间透露着机敏而成熟的气质。这一眼,使得他内心里情不自禁地怔了一下,真是少有的美貌啊!

两个干警向满天了解了一些情况,并当场给满天的原单位打电话予以核实,随即便走了。文彩和文豪姐弟俩留了下来,他们坐在满天身旁,热情地和他聊了起来。他们把昨晚的遭遇跟满天讲了一下。满天对他们说:“我叫满天,是来南城找工作的。一直没找到工作,急于求成,就被人骗到龙头那儿一个杓晃去面试,结果遭了打劫。真是多亏你们搭救。请问怎么称呼?”文彩告诉满天:“哦,我叫文彩,这是我弟弟文豪。你在南城没有熟人吧?”满天苦笑着回答:“我……有个妹妹叫满月……”文彩问是不是亲妹妹,要不要帮助跟她联系?满天说他从小就是满月的父母收养的,满月等于是他的亲妹妹,但他到南城来后,这妹妹一直不愿见面。文彩问这是为什么。满天沉默。姐弟便不好再追问。

接着,文彩对满天说,刚来南城闯荡是有些难。她坦诚地告诉满天,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很差,她16岁就闯南城。后来,两个姐姐和弟弟都出来了,文豪出来时,才12岁。他们从摆地摊儿开始干起。现在,文化、文凭两个姐姐成功地开了一家餐馆,她和文豪开了一家在南城很有影响的婚介所。满天笑着看文彩姐弟,若有所思地说: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!不过,你们姐弟的名字……”文豪问:“我们姐弟的名字,很有意思吗?”满天看着文豪点头微笑。文彩耐心地解释:“我家世代渔民,父母很想孩子们都成为文化人。所以给我们这样起名字。”满天笑着说名字取得好。文豪诚恳地望着满天:“我们名字取得好,可是都没什么文化。哦,刚才公安核实了你的基本情况。你是文化人,今后干脆跟我们干算了。”满天看着姐弟俩,问:“这……适合吗?”文彩真诚地说:“你是知识分子,还当过校长和教育局副局长。这阵子,我正考虑上个较大的项目,很需要你这样的人,你有兴趣吗?”满天感激地点头:“你们的事情,不管怎样,我都会做好!”

4

满天在南城的妹妹叫满月。这满月,三十四五岁,脸儿偏长,下巴略瘦,鼻梁挺拔但鼻头稍尖,眼睛不算很大却略显细长,嘴巴小而红彤,整张脸彰显着特有的古典美,可惜的是,她的眼睛里总是透露出刁钻而又轻佻的神情,使得她的这份美丽增添了几分异样的感觉。

这时候,满月正在她的小出租房里。这房子只有六七个平方,里面放一张小桌,一条凳子、一张破旧的床。她坐在床边,低着头,噤着嘴。她对面,站着三十出头、脖子长得像长颈鹿似的男人,这家伙叫水湖,其实他就是差点要了满天命的罪魁祸首!满月在一年前来南城后,很快和这小她几岁的坏蛋混在了一起。不过,敲诈勒索满天,满月并不知道,水湖也并不知道他侵害的就是满月的哥哥!

满月正在生水湖的气。一年前,刚来南城不久的满月,由于情感、婚姻、工作等一系列问题,她真是伤透了脑筋,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,并痛苦得自杀。当时,住在隔壁的水湖救了她。从此,两人混在了一起。满月有了水湖,精神上不再是那么的孤独和痛苦;水湖有了满月,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,也得到了经济上的补充。满月虽然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,最后只得去当保姆,但她在几年前离婚时分得了一笔财产,所以,时常拿点钱给水湖花着。她当保姆赚的工资,几乎都给这小男人花了,可是,这孬种在满月面前说是某单位的保安,装得比较老实,但背地里已经开始吸毒,玩别的女人,并和圆大头、

老同学

瘦猴结伙，干些敲诈勒索的勾当。最近，他打着满月一个小姐妹的主意，满月有些怀疑，刚才便把他教训了一通。

水湖知道现在还不能得罪满月，因此弯腰拍着满月的胳膊，腻腻地哄着她：“我亲爱的满月姐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男人在外对别的女人开几句玩笑，那都是逢场作戏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就别倔了！别生气了啊！”然而，满月却把脖子一扭，依然不搭理他。水湖眼珠一转，坐在满月旁边，伸长脖子，晃着脑袋，油腔滑调地吆喝着：“喂！帅哥出租啊，不要 9 9 8，不要 8 8 8，不要 6 6 8，只要 3 8 喽唉！”满月狠狠地瞪一眼水湖，转过头，轻蔑地说道：“呵，就你这丑八怪，还要 3 8？”水湖挨近满月，用手抬满月的下巴，挑逗着满月：“怎么啦？还嫌贵呀。3 8 你买不了车，也买不了房，还可以再做回新娘。3 8 元你去不了新加坡，也去不了香港，却可以让帅哥任你玩赏！”满月打掉水湖的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搞点正经的不行啊。一天到晚，就知道耍贫嘴，哄女人！”水湖依然嬉皮笑脸地凑近满月：“嘿嘿，美女，不哄你，哄谁呀。你是这世上最吸引我的人，你是这世界上最让我舍不得丢的人。”说着，他一把搂着满月，把她往床上一抱。满月本来对水湖有些怨气，被他这一哄、一抱，气儿不免消除了一些，尤其是，她想到自己近日背着水湖，也和别的男人那个了，潜意识中，不免感觉自身有些气短，加上想到和这家伙的关系无非是逢场作戏，不必那么较真，所以，她认为还是要从实际需要出发，原谅人家，于是，她故作扭捏地使劲推着水湖，并不轻不重地用手捶打水湖：“不要脸，滚开！”水湖从满月说话的神态以及捶打的力度判断，敏感到满月不会计较他了，因此顺势大笑一声：“哈哈，滚开，咱们一起滚，滚个开心，哈哈……”顿时，水湖变成一只野兽，三下五除二地把自己的衣服剥掉，并疯狂地撕扯掉满月身上的衣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粗野地征伐着满月的身体，折腾得满月情不自禁地喊叫着……

正在这巅峰时刻，小桌上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响起了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主题歌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……风风火火闯九州啊……”。水湖停止动作，伸头望了望手机方向。满月侧着头望了一眼水湖，生气地拍了一下他的胸口，抱怨道：“唉，什么意思，怎么总是在关键时刻熄火，讨厌！别理它！”水湖将头转回，抱着满月，色眼乎乎地看着她：“嘻嘻，我不行吧？好！那我可要风风火火闯九州了！”扫兴的是，手机的铃声愣是不停地响。水湖无可奈何，只得停止操作，从满月的身上滚下，爬起，挪着身子，拿出手机接听，埋怨地喊道：“圆大头，你真是冤大头！我在风风火火闯九州，最后一州了，你这家伙，真是屁都不懂！总是该出手时不出手，不该出手时乱出手，浑蛋！”电话里，圆大头一个劲地喊着：“老大，对不起，我是给你报告好消息！”水湖马上问是什么好消息。圆大头回答：“老大，我和瘦猴去找了那家伙，帮你出了恶气！”满月听到电话里的声音，警觉地坐起，

第一章(5)

望着水湖,质问道:“出了什么气?”水湖油滑地拍了拍满月的脸膛:“我的小姐姐,老实告诉你,我要他们去找了你的老板!”满月一骨碌爬起来,跳下床,双手叉腰,一丝不挂地站在水湖面前,瞪着水湖:“你说什么?你们竟然敢真的去找他?!”别看满月敢向水湖撒泼抖威风,其实,此刻她心里有一丝悔意,后悔自己昨天不该在冲动时,向这家伙承认自身和老板的不正当关系。这时,水湖也赤条条地跳下床,冲满月歪着长颈鹿般的脖子,并鼓着牛眼:“我找了他怎么着?这畜生,我不能便宜了他!”满月冷冷地问:“扯着鸭脖子,想干嘛?你连裤衩都要我买,安全套都要我准备,上次竟还拿我的钱去找小女人,这些我都不说你了,你竟还靴不打脚,脚打靴!居然要去找他的麻烦,脸皮真是比城墙拐弯儿还厚!”水湖青筋暴露,目露凶光地逼视满月:“呀呵,给老子戴了绿帽子,还挺牛逼呐!”满月也横着眼睛看着水湖,噼噼啪啪地说开了:“给你戴绿帽子?我是独身女,他是单身汉,我和他再怎么样,与你有关系吗?哟,这世界上,有捡金捡银的,还有捡绿帽子戴,主动当王八的?再说了,你不也在外打野食吗?还有资格说别人?!”水湖咬着牙,攥着拳,沉默片刻后,吼道:“懒得跟你废话!那孙子,老子还得亲自去教训他!”接着,他又霸道地瞪着满月:“你给我记住,只要老子一天不说不要你,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!我的!”满月不客气地回敬水湖:“我是你身上的一坨肉,是不是?!管得着吗?!”水湖又吼道:“管得着吗?哼,走着瞧!我警告你,你最好还是给我放老实点!”说完,他急忙套上衣服,冲动地离开。满月站在原处,又甩手,又跺脚地叫道:“畜生!浑蛋!哼!”好一会儿,她平静了些,拿出手机,拨打电话:“喂,简丹妹妹啊……那个培训的事……”

5

不久,还躺在病床上的满天竟意想不到地接到了满月的电话。他心里纳闷,自己来南城近一个月了,每次给她打电话,她都不想接听,今天,怎么主动打电话来了?满天真想挂掉这电话,但是,他又想到了父母在他临离开老家时的嘱咐,觉得自己必须按父母的要求,搞清楚这妹妹在南城到底是怎么混的。于是迟疑了一下后,他接听电话,并告诉满月他在医院里。

满月很快就提着水果进了病房,她把水果放在小柜上,然后坐在满天旁边,斜眼看着哥哥,不说话。满天知道这家伙一定是有事要他帮忙,他冷冷地看着满月,不冷不热地问道:“我到南城快一个月了,你一直不理我。这会儿怎么会主动找我来了?”满月白了满天一眼,回答:“为什么不理你,你比谁都明白!去年……”满天埋怨道:“你怎么还

老同学

记恨那档子事？那事，根本就是瞎闹！”满月伸手阻止满天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好了，别说了！我这辈子，就因为管你叫哥，欠你的，行了吧？这不，你有事了，我还得来关心你。”

满天心想：你来南城都一年多了，从来都不敢跟家里人透露在这儿的半点儿情况，我来南城后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你都不搭理我这做哥哥的，现在却又说过来关心，你那点小心眼谁看不透！他于是故意试探地问：“你来南城这么久，肯定混得不成样子！你还能关心我？”谁知，满月的脸一下子拉成了马脸，她噌地一下蹿起来，转过身，傲慢地瞥了满天一眼，激动地对满天指指戳戳：“你才到南城几天呀？自己被猫狗踩扁了，竟还讥讽我？哼！你别牛皮哄哄，我可告诉你，在南城，讲话做事都要现实点！这里是先锋城市，懂吗？现在这年头儿，神马都是浮云，懂吗？”

满天看了眼满月，控制情绪，温和地说：“好了，别嚷了，坐下来，有话好好说。”满月其实也是聪明人，她心里很清楚自己这次来找满天是干什么的，不能再由着性子和他抬杠子，必须压抑着个性。她瞪了一眼满天，坐回到满天对面的床上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我呀！这辈子就算我欠你的！你记住了啊！最近，会有一个叫简丹的美女来找你！”满天对满月的话不以为意，两人话不投机，满月在医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
6

满天经过认真考虑，决定接受文彩姐弟的建议，先到文彩的婚介所住下，并到那儿工作。他回到自己住的出租房，把行李打好包，然后肩扛大编织袋，手提装着草席、衣架等物的大塑料桶，喘着粗气，颠颠晃晃地朝文彩的彩豪婚介所走去。这婚介所在一个写字楼的二楼，进门是宽大的公共办公区，里面用挡板隔出二三十个小方格，每个方格里放一套桌椅，供一个人办公。公共办公区旁边是接待室，再往里面走是总经理室和其他管理人员办公室。在婚介所大门口，满天抬头确认了一下门上的牌匾，然后就要进门。门内，高个子红娘正走向门外，她看见满天，急忙拦住他：“唉唉唉，你这人，搞什么的？这是婚介所，不是招待所！”满天歪头注视高个子红娘，说道：“我是找婚介所呀，这不是彩豪婚介所吗？”高个子红娘说：“找婚介所？嘿，有把破家当都扛来找老婆的吗？”满天微笑着看着她：“我是来找……”高个子红娘奚落满天：“找？找谁呀？提着这些破烂烂罐，哪个女人看得上呀？”满天微笑地告诉对方：“你们老板……”高个子红娘马上嗤之以鼻地回敬满天：“笑话！我们老板看得上你？别脚下垫砖头，自己抬举自己！呵，我们老板，年轻、漂亮，又有钱，标准的高富美！世界首富比·尔盖茨看了都会动心，她会看上

你?!”满天将行李放门口,没理她,径直进门。高个子红娘回头追了几步满天:“唉唉唉,别怪我没提醒你啊,你这样的条件,来了也是白来!”说完,她又看了眼满天的背影,向电梯口走去。

7

满天刚刚踏进办公区。矮胖红娘来到跟前,也拦着他:“你好!先生,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吧?”满天回答:“对,没来过。”矮胖红娘兴致勃勃地说起来:“没来过,太好了。先生,您到这儿来了,就别急了。南城这地方,单身女人是单身男人的十倍……”满天停步,望着矮胖红娘,微笑着说:“谢谢,南城的单身女人多少,跟我没关系。”矮胖红娘比比画画地说:“怎么没关系?在南城,一个单身男人可以找十个单身女人呀!”满天惊疑地问:“一个单身男人可以找十个单身女人?”接着含笑着问:“天下有这样的好事?”这一问,竟逗得众红娘哄笑起来。矮胖红娘侧眼看着满天说:“哟,您这身体,想找十个单身女人?一只小蚂蚁想吃下一群大象呀?!”她又转身朝大家挥手:“笑什么呀?!我还没解释呢!”接着又转向满天,说: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满天面带微笑地打断红娘,说:“谢谢。我是来找文总的。”矮胖红娘说:“先生,找老婆,不用直接找老板,有我,手到擒来!”她的手在空中一挥,反手再一抓。又逗得众红娘哄地笑了起来。

文彩正从总经理室走了过来,她瞪了矮胖红娘一眼。矮胖红娘吐了一下舌头,急忙朝门外走去。文彩和满天打了招呼后,面向众红娘:“来来来,跟大家说个事。这位是满天先生,他可是个人才,今后就在这儿和大家共事。大家要多向他学习,有什么事情,可以互相帮助!”这时,某红娘插话说:“那好啊,今后要是哪个锅子一时找不到锅铲,我们就请帅哥出面来铲一把!”文彩生气地说:“别瞎说,说话注意点!我再强调一次,我这儿不能搞婚托,必须诚实经营!”某红娘红着脸说:“文总,我只是开个玩笑呢。”文彩说:“这种玩笑今后不要开!”

8

文彩把满天引进总经理室,她坐老板椅上。满天坐对面沙发。文彩真诚地说:“我们相识是缘分,你能加盟,帮助我搞老年托管中心,是我的福气。”满天谦虚地说:“谢谢你看得起。不过,我目前对南城了解很肤浅,对老年托管市场也缺乏认识……”文彩又说:

老同学

“不要紧，你先和我弟弟一起了解一些情况。”满天沉默。文彩问满天还有什么想法，要他尽管说。满天坦诚地说：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很看重我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很好地帮你干。但我……”文彩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想。”满天告诉文彩：“嗯。早一阵子，因为刚到南城，对南城了解不够，加上资金不足，我只能先找工作。但我最终还是想自己独立创业。”

正在这时，矮胖红娘匆忙走进总经理室，对文彩比比画画地说：“文总，她来了，他不来了！”文彩微笑地说：“你说什么啊！你平常给人家介绍对象就是这样乱嚼舌头？！”矮胖红娘用手在面前扇了一下，使自己镇静了一下，又说：“郝总先到了，可那男的突然来电话，说他公司出了突发事情，到我们楼下，又回去了！”文彩激动地说：“嘿！这人，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？！这么好的女人，我好不容易动员她过来见面，他竟不见面就跑了！”满天望着文彩，说：“那……待会儿好好跟人家解释呗，特殊情况，人家应该会理解的。”文彩说：“可咱们从来没在客户面前失过信啊。”矮胖红娘两手一拍，急急地说：“那，这一时半会儿的，让我们到哪儿去给她变个大活人呀？”她急得左手握拳在右手里面碾来碾去，猛抬头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满天。满天表现出尴尬神情，心想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……？矮胖红娘忽然喜笑颜开，继续端详满天，说：“大哥，你是大救星啊！”满天问这是什么意思。矮胖红娘说：“刚才有人说，哪个锅子一时找不到锅铲，我们就请帅哥出面来铲一把，我说，大哥和那美女，年龄相当，外形上也真有夫妻相……”满天连连摆手说：“别，别！”文彩望着矮胖红娘严肃地制止：“别打歪主意！”矮胖红娘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情况紧急，临时顶替，说不定缘分来了，美女看上了大哥，我们顺手做了一桩大好事呢！”满天还是摆手：“不行，我不能顶替！”矮胖红娘依然一个劲地说：“大哥，临时顶替，善意的婚托是为人民服务啊！”满天嗫嚅地说：“善意的婚托？要我……做婚托？”

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此刻，一位三十五六岁的美女正好出现在门口。只见她一米七左右的个子，身材颇长，前胸丰满圆润，大眼睛高鼻子下长着索菲亚罗兰一样的大嘴，下巴紧端口庄，一副高贵典雅的神态。她就是那约好来见男会员的美女。文彩一见到她，便马上站起打招呼：“郝姐！”美女没有回答，她和满天几乎同时发现对方，满天站起，两人双目对视，都愣住了。满天惊讶地喊道：“你？郝运！”郝运同样惊诧地望着满天：“你？满天！”文彩疑惑地盯着满天和郝运：“你们……”正当满天要上前握手，郝运却忽然转向文彩：“文总，对不起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”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郝运径直朝楼下走去。文彩看着郝运背影，若有所思。

满天追到了彩豪婚介所楼下。郝运准备开小车门。满天拉住小车门说：“郝运，别走！你一定是误解了！”郝运冷淡地说：“事实胜于雄辩！善意的婚托是为人民服务……”说着，她闪进小车，发动汽车，一溜烟跑了。满天望着小车的影子，无奈地耸了耸肩。文彩来到满天面前，问：“大哥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满天闷声闷气地回答：“同学！”文彩心里不由得一怔，心想，怎么这么凑巧，这一男一女两个同学怎么会在这种场合偶然相遇？她再一想，觉得这郝运有些不对劲，按理说，老同学意外相遇，都应该格外惊喜，她怎么见了满天就拔腿走人？难道他们中间……想到这，她于是说：“来相亲，碰上同学，自然不好意思呗。不过……她好像很不对劲儿！”她随即又恍然大悟，双手击掌，说道：“噢……她一定是把你当成婚托了。”满天点点头：“嗯，黄泥巴掉到了裤裆，不是屎也成了屎！”文彩说：“那要解释一下呀！”满天淡定地回答：“算了，顺其自然吧！”文彩不同意满天的意见：“不！你必须去找一下郝总，为了你，也为了公司的声誉，该去解释一下。”满天思索片刻，然后同意去找郝运。

第二章

1

满天按文彩提供的地址,来到南岭区南光湖畔的南光湖商务楼,找到了郝运的“好运园林绿化公司”。这公司在大楼的五楼,从办公室的宽敞程度可以看出,它发展得相当不错。满天见前台没人,就径直走进总经理室。郝运冷冷地看着他,不说话。满天坐郝运对面,含笑看着对方,毫不客气地问:“郝运,怎么啦?你发了大财,就觉得天下的人都是歪瓜裂枣了,是不是?!”郝运斜眼看满天,生硬地回答:“牛魔王头上长了角,还能说是好人吗?”

满天正要说话,恰在这时,三十五六岁的矮冬瓜似的男人迟道肩扛大纸箱,气喘吁吁地进来,将一大纸箱放地上。见到迟道进来,满天诧异地站起来,有些激动地喊道:“啊,迟道!”迟道同样惊讶地喊着:“满天!”他紧走几步,到满天跟前,兴奋地搂着满天的肩膀,说:“老同学,多少年没见了,你没怎么变呀!随便把你丢到地球哪个旮旯,我一眼就能认出你!”满天也兴奋地搂着迟道的肩膀,说:“是啊!不长(念 z h á n g)!你也没怎么变,这么多年个子还是没长高。就算把你扔到火星上去,我也会一眼认出你!”迟道又使劲地拍了下满天的肩膀:“嘿,你这家伙,还记得我外号呢。”郝运在一旁看着两人,插话:“这外号叫得好啊,就是同学们叫你这外号,你才当了宣传部长呢!”满天惊讶地望着迟道问:“你当宣传部长了?”迟道习惯性地提提裤子,捋捋头,谦虚地回答:“那没有什么。”他拉着满天坐到沙发上,关切地问:“来,快说说,什么时候来的南城?”满天回答说来了一个月了。迟道又问:“是出差,还是……”这时,郝运拿着一杆笔,在桌子上随意地敲着,满脸不屑神情地看着迟道,一副阴阳怪调的腔调:“迟大部长,他是特意来南城当婚托的!”满天猛然站起,恼火地面对郝运,激动地说:“郝运,我都跟你讲过了,

第二章(2)

这绝对是误会！”郝运也有点儿激动：“误会？大男人，敢做就要敢当！善意的婚托是为人民服务……”满天愤然地甩手，说：“没想到，竟对我这么不信任！好，我敢当，走！”他说着，朝门外走去。迟道连忙追上去，拉住满天，说：“老同学，别走。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看我的面子，多年不见了，留下来好好聊一聊。”迟道将满天拽了回来。满天不情愿地坐回沙发。迟道走到郝运和满天的中间，两头安抚道：“好了！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大家都了解彼此的人品。我相信这一定是误会。所以，我宣布，这件事就算翻篇了。来，咱们大家说点轻松的事情。”满天和郝运听了以后，都没再做声。

迟道又走到箱子旁，提提裤子，捋捋头发，然后像一个舞台上的演员，向满天和郝运分别鞠躬，接着说：“在老同学相聚的珍贵时刻，本人献丑，表演一个魔术。”满天和郝运都面无表情。迟道将大纸箱搬到茶几上，说：“我刚从台湾回来，带回一个百宝箱，我只要用手抓把空气丢进去，它里面可以变出很多奇妙的……”谁知，满天马上打断迟道的话：“什么奇妙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你送给她吃的东西，收起！”迟道又拍着满天的肩膀：“好好好，我收起。”见满天还是有些不愉快，他转身望着郝运说：“我看呀！老同学多年不见，今天团聚不容易。干脆把在南城的同学都叫来，我请客，为满天接风洗尘！”他马上拿出手机，拨打电话：“喂，二啊，二胡啊，我从台湾回来了！我在那儿跟刘谦学了个魔术，你马上到忘忧轩酒楼，看我表演大变活人！必须马上赶来，这是组织纪律，迟到了，军法处置！”迟道冲满天笑着。满天勉强地笑了笑。迟道挂了电话，接着又拨起来。不一会儿，迟道看满天，说：“你这妹，真是过分，嘿，竟不接我的电话。”满天问：“她来南城后，你和她打的交道多吗？”迟道回答：“打过一两次电话，没见过面。哎，我总感觉她神秘秘的，她到底在南城干嘛呢？”满天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。迟道又拨打满月的手机。只听满月在电话里回答：“哟，是迟大部长啊，你竟然给我打电话，是南城六月下冰雹，砸着你的头了？别说了，老同学，你现在风风光光，我可是孤孤单单啊。现在到你这儿来就不会孤单了？好，我马上飞过来！”

2

忘忧轩酒家乐神仙包房里。满天、迟道、郝运边等候边聊着。郝运对满天还是有些冷淡。迟道对两人都很热情。包房外走道，英俊潇洒的二胡演奏家赵敬子朝乐神仙包房走来，快到门口时，他笑着喊道：“我说不长呀！在台湾待了几几天，学会吹牛了！我倒要看你有几斤几两！你变的大活人呢？哈哈……”迟道和满天面带笑容站起。赵敬子利落地

跨进包厢。迟道含笑说：“我说你个赵二胡，从来都是急脾气。到底是谁，自己看不就知道了吗？”满天热情地迎了上去，伸出手说：“二胡，赵敬子，好久不见了！”谁知，赵敬子的笑脸僵持了，根本没有伸手的意思。满天的手悬在半空，笑容依旧灿烂。迟道说：“怎么？老同学，不认识了？是满天呀！”意想不到的，赵敬子却迅速转身就要离开。迟道急追两步示意他别走，说：“唉唉唉，赵二胡，你什么意思？！”迟道跨上去，试图拽住赵敬子。可赵敬子一点都没给迟道面子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当年没把这家伙踹到太平洋去，就是他的福气！”说完，转身就准备出门。

郝运一看这情景，急了，她“嗖”地一下站起来：“赵敬子，你给我站住！”然后跨步上前，拉住赵敬子，厉声地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这不是冲我吗？！”赵敬子斜着身子，歪着头，眼睛冲着房顶不屑地说：“我不管冲谁，反正我不愿见他！”郝运瞪着眼睛望着赵敬子，气愤地说：“我说你真不是个男人！那阵子，你总是胡说我和他有关系，逼得我没辙了，跟你离婚。现在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要挑出这钵子屎，糟蹋人！我可告诉你，你这是打我的耳光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！”赵敬子不屑地扭头说道：“你不就是拿儿子威胁我吗？”郝运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，总还有其它的事情要找我！”赵敬子想说什么，但迟疑了一下，没有说出来。迟道紧走过来，手指不停地指点着赵敬子，说：“二胡，我说你二吧，你真是二，你这是让我和郝运下不了台，懂吗？过去的事，没根没据的，就算了！别僵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都是老同学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这是干嘛呀？走，给我面子，回去坐好！”赵敬子犹豫着。迟道拉着赵敬子在桌旁坐下。

3

迟道劝说赵敬子坐下，又看了一下表，然后冲满天嘀咕着：“你那妹妹，说马上飞过来，这时候了还不见影子。”满天没说什么，也没有任何表情。迟道又随即站起来，提提裤子，捋捋头，举起早已斟好的红葡萄酒说道：“满月没来，咱们不等她了。来来来，亲不亲，故乡人，铁不铁，老同学。我们重新相聚在南城的大怀抱，在特区有着特殊的缘分。咱们好好喝一杯！”满天、郝运都站起来，举杯。并用期盼的目光看着赵敬子。然而，赵敬子突然把酒杯往桌子上一墩，把其余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只见赵敬子大声喊道：“别啰唆，拿白酒来！红酒我不喝！”郝运狠狠地瞪了赵敬子一眼，说：“喝什么白的呀？不怕警察查车是吧！”赵敬子不甘示弱地回敬郝运：“喝多了，拖车子回家怎么着！今天，我一定要喝白酒！”郝运霍地站起，生气地说：“想借酒撒疯是吧？你能，好！咱们换个地方吃